

青 年 文 庫

讀 書 指 導

(一)

陳 之 邁 等 著

中 國 化 學 工 業 印 行

青年文庫
陳之邁等著

讀書指導(三)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行

青 年 文 庫

主 編

朱	程	趙
雲	希	紀
影	孟	彬

編 審 委 員

范	孫	孫	陳	梅
揚	本	曉	之	仲
程	文	樓	邁	協
其	楊	楊	趙	薩
保	端	開	蘭	孟
	六	道	坪	武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渝三版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滬一版

青年文庫

讀書指導(一)

每冊定價國幣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陳之邁等

發行人

劉百閑

發行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

印刷所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刷廠

序

抗戰的火燄，燃燒了青年的血，也特別刺激了青年的求知慾；每個青年都知道要完成偉大的使命，必先充實自己，豐富自己，所以戰時讀書界呈現了異樣的活躍。中國文化服務社讀書會有鑒於此，爲滿足戰時青年需要，提高戰時文化水準，於是有讀書通訊半月刊之發行。兩年以來，該刊以堅實的作風，獲得了很大的發展。所載作品，都是當代學術界權威心血的結晶。本書便是從讀書通訊關於讀書指導部份選輯而成。

我們知道研究一種學問，最重要的便是把握正確的方法；否則，必致徒勞無功，或事倍功半。從前有許多學者，摸索了半生，纔覓得研究的門徑，結果，事業無成人已老！因爲方法的探索之不易，所以都把它看作一件祕寶，師必弟子而後傳，甚至有師於弟子亦未必傳者。古代傳說，呂純陽願意把石點成金送人，卻不肯把那點金的「指」授人。這是許多專家之所以爲專家的祕訣，只是苦了那些後進之士！可是我們這本書，卻是

請各科專家將他多年心血得來的研究方法——換句話說，就是將那點金的「指」，毫無吝惜地傳授給讀者。這裏，也許你要摸索十年二十年還不容易獲得的，現在僅化一些工夫便會完全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劉百閱一九四三年二月序于重慶

讀書指導(一) 目次

序.....	劉百閱(一)
怎樣研究政治學.....	陳之邁(一)
怎樣研究行政學.....	張金鑑(一〇)
怎樣研究中國政治史.....	薩孟武(二一)
怎樣研究經濟學.....	趙蘭坪(四二)
怎樣研究經濟學.....	楊端六(四八)
怎樣研究國際經濟.....	楊開道(五六)
怎樣研究法律學.....	孫曉樓(六八)
怎樣研究民法學.....	梅協協(八九)
怎樣研究行政法.....	范揚(一〇一)

讀書指導

二

怎樣研究社會學.....孫本文(一〇九)

怎樣研究教育學.....程其保(一三四)

怎樣研究西洋哲學.....范 鎬(一四一)

怎樣研究政治學？

陳之邁

政治學尙不能成爲一種科學，但研究政治學者現在所採的都是科學的方法。處在現代而研究政治學也得採用科學的方法。

政治學之所以至今尙不能同自然科媲美，不能根據原理而預測未來，不是因爲政治學者不如自然科學者努力，而是因爲政治學以及一般社會科學所研究的對象是中外古今人類的社會活動，其對象過於複雜，其變化過於離奇，因此研究者不容易將事實蒐集齊全來作成原理或定律。也許這種事實永遠不能蒐集齊全，原理或定律永遠不能作成。但是研究者都不因此而一絲一毫的灰心。

爲什麼不灰心呢？因爲我們能夠時時刻刻應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政治學，即用科學方法來蒐集整理材料，來增加人類對於其本身的社會活動的智識；而增加人類的智識，尤其是增加人類對於其本身活動的智識，是學者一貫的志願，是研究一種學問基本的精神。研究政治學

的人不應當妄想利用他們的研究所得解決政治上的問題：解決政治問題的不是政治學者而是實際的政治家。政治學者更不應當懸解決政治問題爲其研究政治的使命，因爲他的職責僅在於蒐集整理事實來增加充實對於人類政治活動的智識。西洋的大政治思想家柏拉圖(Plato)、亞理士多德(Aristotle)、馬克維利(Machiavelli)、布丹(Bodin)、浩布士(Hobbes)、洛克(Locke)、盧梭(Rousseau)、馬克思(Marx)、都不是實際的政治家，實際政治家是蘇龍(Solon)、卑利克理斯(Pericles)、凱撒(Caesar)、亨利第八世(Henry VIII)、路易第十四世(Louis XIV)華盛頓(Washington)、拿破崙(Napoleon)。他們的作風完全不同，使得他們完全是兩種人格。

降至現代，政治學者的使命更不在構造一套的思想論的系統，或描繪一個理想國來供人懸想，而在腳踏實地蒐集整理人類社會政治活動的事實來增加我們對於我們自己的智識。這是研究學問的真實態度；增加充實人類的智識是每一種學問莊嚴神聖的使命。研究政治學的人不可忘記了他是以研究學問爲職責的；真正對於解決政治問題作最後決定的人是政治家而

不是政治學者。

這裏的區別還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觀察。研究學問的人唯一的追求對象的真理，他所要問的是事實的真相。如果他是帶有些哲學意味的人，他也許要以建造一種理想境界供人懸想追求爲鵠的。他們當然希望他們的理想見諸實行，但是在擬定他們的理想的時候，實際推行上的困難却往往不在他們的計算之中。這便是說他們是不計較一種理想推行上的困難，因爲他們是在探求真理，不是在擬定法案或計劃。這是學者或思想家一定具有的態度與風格。

政治家則與此根本不同。一個政治家無論做什麼事情都顧慮到能行，不能行，或行的時候過於困難的事情是政治家所不考慮的。一個政治家在辦事的時候一定要使他的事情具體的實現，用我國舊的說法，他是在「立功」。一個政治思想家追求的既是真理，他是在「立言」。立功與立言有許多時候是可以並行不悖的；然而他們的立腳點却根本是不一致的，雖則政治學者所研究的往往是政治家的言行，而政治家在立功之時也參照政治思想家的理論與意

見。

在今日之中國研究政治學，我以爲路線是很容易確定的。中國現在關於西洋的政治材料是相當的缺乏，歷史研究法中所謂原始材料是很少的。所以研究西洋的政治在今日之中國是不可能的。但是關於我們中國政治的材料自然是很完全的。中國現在在建設一個三民主義的國家。三民主義不是英美的自由主義，不是蘇聯的共產主義，不是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也不是德意志的國家社會主義。三民主義是世界上任何國家所無的；它在中國之實行是人類政治活動上一件最大的事情，因爲它影響到人類的五分之一。生在現代的中國人有最好的機會來觀察三民主義實行上的種種情形，這裏面有最豐富的材料足以增加充實人類政治活動的智識。因此，處在今日之中國而研究政治學是一件幸運的事情。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國政治上許多典章制度都是沿襲西洋的。這種趨勢在清末民初尤爲顯著。但是我們將西洋的典章制度移植過來之後往往是不能達到預期的鵠的，甚而演出許多醜劇，西洋思想家許多理論竟成了軍閥官僚爭權奪利的護符。同時，近來我們也常聽到政

府以及論政者說中國的情形特殊，不容整個的將西洋的典章制度移植過來。中央所原定的法制在用政令推行到各省去，也是時常發生窒礙難行之處，須得予以變通，所以從過去慘痛的經驗與當前的事實都可以證明中國有中國特殊的情形，與西洋的不同。

但是究竟中國的政治情形同西洋的怎樣不同，為什麼西洋的典章制度到了中國好像是逾淮之橘，是政治學者所當切實研究的。這是一片의處女地，靜待有志於探求真理及增加人類智識的青年致畢生的力量來開闢。中國有許許多多政治上的現象與西洋的是不相同。我們如果能夠用科學的方法將其蒐集整理出來，一定可以成爲政治學術上一種極大的貢獻，因為我們可以增加人類對於政治的智識。這裏有最豐富的寶藏等候着我們發掘，這有的是新奇的事情可以發現。中國政治的過去與現在的許多最豐富的材料堆積在那裏，用科學方法把它蒐集起來，整理出來，是最值得有心於研究政治者做的事情。

在我們未曾認真下手做這件事情之先，我們得有相當的準備工作。可以分開兩層來說：第一，我們對於政治學中根本的常識應當具備，使得我們有了研究的基礎；第二，我們對於

科學方法一定要有相當的訓練。這兩個條件是每一個有志於研究政治學者所應當具備的。所謂常識是對於政治學中基本概念均有把握；對於中國及西洋政治思想的各種學說理論的梗概有相當的認識；對於中國及西洋政治的歷史有相當的了解，以知人類政治活動的各種經過，并以爲各派政治思想認識的背景；對於中國及西洋各種的政治制度有相當的明瞭，不但因爲政治制度是政治學中極重要的一部份，從政治制度中我們更可以看出一個國家立國精神的具體表現。所謂科學方法的訓練是在人領導之下從事於學術研究的練習，學習蒐集整理材料，判斷組織材料，及製成結論的方法。這種訓練的標準要相當的高，歷史研究法在此是有很多用處的。

對於中國的學生特別重要的一點是在初絕對不能過於專門。社會現象是複雜的，各部門都有密切的關係。有志於研究政治學的人在智識上一定要有最寬廣的基礎，這個基礎并且必須打得十分穩固。一個做縣長的人，民、財、建、教、保都得指揮辦理；一個研究政治學的人，對於社會各部門的常識都得具備。我們現在大學中過於專門化是不良的現象。一位青年

說他是一研究「政治的，而對於經濟學、歷史學等」沒有興趣」，這個人是絕對不會有成績的。研究政治學的人應當對於社會各方面都有興趣，但對於政治方面特別有興趣。他不應當是僅對政治方面有興趣，對於其他方面完全沒有興趣。研究一切社會科學都應當有這種的抱負，否則必定不會成功。

有人也許想到，在中國研究政治學，西洋方面的材料固然沒有，中國方面的材料也缺乏，我國政府不必要的機密文件太多，太少發表的系統材料，是事實；但是說材料就缺乏到無從研究則絕非事實。現在各政府機關都有公報發行，其中也不是完全冠冕堂皇的文件。一位有研究本領的人可以從公報中看到大部分的材料。從前一位專研中國地方政治的人，後來出任縣長，一位專研中國中央政制的人，後來出任中央官吏。在從政以前，他們的研究大部分是依賴公報及其他政府公開發表的材料的；在從政以後，他們是可以看到許多不曾公開的檔案，並且有許多實際的經驗。但是他們異口同聲認為他們在從政前所得到關於中國政治的印象是不差的，若果不去從政，對於中國政治一樣的可以研究而獲得成功。這是實在的情形。

，最值得我們有志者的充分注意。材料是極多的，幾乎俯拾即是。只要有人肯研究，對於人類的智識一定可以增加。

一個對於研究學問有成的人，絕對的不肯輕易批評一件事情，更不輕易漫談改革。研究學問，做學術著作，與在報館裏寫社論絕對不同。這是完全兩件事情，千萬不可相混。凡是輕易批評漫談改革的著作絕對不是學術的著作，因為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他們的目的在擴展人類的智識的領域，除此而外應當絕對沒有第二個目的。我們不是說中國的政治無可批評，無改革之可能與必要。但批評與建議、改革，是報館社論家的事情，不是從事於研究政治學者分內的事情。這是當前許多青年的一種誤解，須得弄清楚。

同時，現在也是許多青年以為「學術是沒有國境的」，所以我們僅僅來研究中國的事情算不得是研究學問。這種說法也是一個絕大的錯誤。學術是沒有國境的，但是我們生在中國是應當研究中國的政治的，正如美國人研究美國的政治一樣。我並不是說中國人絕對不可去研究外國事情：世界上關於一個國家的名著許多是外國人作的，如英國人蒲萊士之研究美國

(James Bryce-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及美國人洛維爾之研究英國(A. L. Lowell The Government of England)。但這是例外的情形，一般的講來，中國的政治總不能專候外國人來研究。研究地質學的研究中國的地質及古生物，研究天文學的研究中國的氣象，研究生物學的研究中國的生物，研究經濟學的研究中國的經濟，研究政治學的自然是在研究中國的政治。這是從事於研究者當然的份內的事情，同時是對於學術貢獻最有可能的路線。我們生在中國，可以研究中國全國的政治，同時也可以研究地方政治：一省一市，一縣，一鄉鎮，一保一甲，都有人類的政治活動可以供我們研究。這裏自然是有許多見諸於文書的材料，同時也有許多可以由觀察得來的材料。研究這些文書，觀察政治的活動，可以增加我們的智識，整理發表出來是一定有學術價值的。這些材料太多，隨便那裏都有，只要有人肯去用功蒐集整理。可惜我們過去研究政治學的往往不此之圖，簡直沒有利用這些材料，所以現在可以說是沒有人真的在研究中國的政治。我以爲這條路是一條康莊大道，有志於研究政治學的是有莫大的前途的。